

萬曆三大征考

三大征考叙

昔在聖門亟稱仲由治賦而文學則以屬之游夏然二子抑唯是詩書禮樂之斤、黷明而春秋歸田墮城之事曾一辭、莫贊彼謂破齊存魯者皆

寓言也固知文武具體聖門
猶然難之而況隨陸絳灌乎
余爰茅伯符以循良吳等
詔入中樞與謀軍國事伯符
亦留意阨塞險要陳諸指掌
諸所擘畫動中機宜會有浮

言侵之竟拂衣茗水上園戶
著書居恒伏思

顯皇帝臨御久而武烈揚其最
鉅者在東西三大征因擯撫其
事累以貫珠問出以觀余
卽令屬史抽毫班椽摘篋柳

二未能或先夫班掾增損遷也
而龍門則采世本國策上下
其手今正史放失什不得在而
伯符止據幕府之上功命

睿旨之報可者次第其後不
說不亢以成一家言此又難

之難者至其豫策東事若
燭照數計不可謂非文武
材也夫以

顯皇帝捷伐四夷赫然無敵
而今小醜陸梁侵入內地以
蹈無人之境彼雖桀驁不當

漢一大郡至厯東顧之憂
連年不解此何以故語云凡
此蔡功惟斷乃成

顯皇帝神武不殺而猶逮一
替府一大司馬竟用成功則
亦前多之效也 上拊髀思

頗牧而伯符後用鬼方功待召
此書行且進御上益明習之
旋見施行當必有係首奴之
頸然之闕下者抑余聞之
漢賈生久歷外廷及宣室前
房帝嘆為不及夫其止車按

轡之量固與嫚罵英風不同使
生消融生氣以運格心之術而
潛移其譙讓之志則帝方為
生用而又何絳灌不終為吾拙
乎是余所厚于伯符也遂并
其語于首

省

天啓改元中秋日東園老人書于
武林舟中

三大征攷序

在昔銓次武功惟韓退之淮西
一碑最稱簡嚴其摹畫功罪本
末既繁如列眉而下語亦具有鑒
裁千古定屬椽筆乃以歸美晉公
失貴戚意至經磨泐益揚摧若斯

之難也

神宗皇帝在宥四十有八載武功維競而宇播朝鮮三大役特著霆激電煜於今為烈矣余嘗閱兩朝平攘錄頗類稗乘小說抵拾多不雅馴已得瞿待詔武功錄讀之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雜史類

所述啼播情事似屬詳盡而鋪
張間涉卮蔓不無迂合朝鮮一
案直縮手祖龍遺燭缺焉不備往
歲歸舟偶挈有本兵稿略因出次
第叅訂僭為刪輯旋已久置廢麓
頃

龍馭上賓方開史局編纂因念證
據武功適余舊業而以屏居荒
野不獲從諸大夫鼓吹休明聊復
點竄前帙奉揚

先帝鴻猷萬一所媿材拙謏劣無
能與韓退之為役而挾漆金石又

敢安希段文昌唯是勉劬摹畫布
昭

聖武庶令窮陬不逞心寒膽落而
借鑒正功罪稍鼓行間之氣其亦
揚摧微意也夫肯

天啟辛酉初夏清遠居士題

萬曆三大征考目

蒼上愚公撰次

倭氏

倭上、倭下

播州

附

寧夏圖

日本圖 島夷入犯圖

朝鮮圖

橘州圖

唘氏

始

神廟在御久。邊遽晏如。自西夏叛。卒發難。繼以倭。繼以播州。海內蕭然。煩費稍苦兵矣。而兵端自唘氏父子。唘拜。胡人也。嘉靖中。亡抵朔方。驍勇。屢立功。隆慶二年八月。擊虜山後大青山。斬其酋。總督侍郎王崇古叙。賜金。明年。搗虜花馬池。陞歷都指揮使。萬曆五年。以遊擊統標下二營家丁千餘。請得專勅鈴束。總督侍郎石茂華。巡撫都御史羅

征考

鳳翔以聞報可。於是拜始檀一軍。十年授參將。一切標兵隸拜麾下矣。當是時寧鎮於清水中衛。平虜並通貢市。套虜切盡黃台吉着力免打正各台吉。并松虜賓兔台吉等入市。夷二十八枝會撫夷遊擊鄭賜歿。巡撫都御史梁問孟以指揮王文秀父本降胡。曉暢邊事。咨陞守備。協撫時十四年丙戌十月也。後三年己丑。巡撫梁問孟請加拜副總兵。休致子承恩襲。益恟恟。沿邊皆惴伏之。後二年辛卯。洮河告急。

序
胤
明
出

上特遣司寺及科臣巡九邊，邊各一人。母拉
時尚寶丞周弘禴兼御史往寧夏，舉承恩土文秀
并拜義子千總，唃雲等頃之。党馨爲巡撫都御史
拜，雖請老，平居恒多蓄蒼頭軍，聲報國。承恩自
調赴青海還，心輕邊卒孱弱，益翹喜自負，而撫臣
馨每加裁抑，且欲覈青海虛糧，以此怨次骨。會唃
雲文秀亦怨馨，以常許咨雲守備，渝約而文秀還
遊擊，弗優禮，故也。馨御將卒嚴刻，銖兩之奸，繩以
軍法，衆亦不附。明年壬辰二月，鎮戍請冬衣布花。

及月糧未給，拜承恩遂乘間激衆作亂，推軍鋒劉東陽爲會長。劉東陽者，靖虜衛人，狂易有異志，而總兵張繼忠向鮮威望，爲衆積輕。十八日，東陽糾黨晨入帥府白事。繼忠驚悸，不能彈壓，衆遂露刃突執河西副使石繼芳，擁焚軍門，都御史馨急匿水洞。大索竟，劫至書院，同繼芳僇之。益合許朝何應時等，遂縱焚公署，收印符，釋囚畧城中，聽拜主謀。劫總兵張繼忠以扣，解激變報。是時河東僉事隨府通政穆來輔適竝抵鎮，併劫請招安以緩師。

二十日總督尚書魏學曾行部花馬池開徵遺餉
下張雲部寵諭降。二十三日。哮雲土文秀統兵五
百。至自中衛互市。承恩見遊擊梁琦守備馬承光
竝至。心疑之。嗾雲文秀殺兩人。迎入城計事。二十
五日。索勅印維忠與之。縊。東賜遂於翌日蒞總兵
任。聽拜主謀。據城。刑馬牛盟。僞授承恩許朝左右
副總兵。土文秀哮雲左右叅將。因挾慶王代議
賁罪。承恩乃勒兵分遣王虎何安等據城堡。會張
雲等至。東賜曰。必欲我降。請授我總兵。許朝等副

參專備寧夏不者與虜馳潼關也。承恩狗玉泉營
遊擊傅桓拒守。爲千戶陳繼武執就繫。已狗中衛
狗廣武。參將熊國臣等弃城匿河西。望風靡。惟土
文秀狗平虜。參將蕭如薰堅守不下。逆黨丑虜等
隨畧鳴沙州。將趨河東。全陝震動。先是總督檄副
總兵李昫攝總兵進勦。乃於三月四日。統遊擊吳
顯趨靈州。別遣遊擊趙武趨鳴沙州。張奇兵沿河
扼賊南渡。總督駐下馬關徵調。以副使楊時寧監
軍。攝兩河道務。參政顧其志督餉。時靈州有都司

平定靈州
兩處堅守

吳世顯黨逆。約是月九日陷州。叅將來保誓死守。賊齎書詐門拒卻之。李昫聞急。與吳顯兼程馳至。逆謀始折。藉令靈州失守。西事去十七矣。翼日。進兵橫城。獲弃城守備張承勲。而趙武兵亦至。鳴沙州轉戰。獲賊于正等八人。及舳艫十八艘。賊鋒少挫。又翼日。原任屯田都司蕭詔成陽。以脩渠來奔。悉賊不軌狀。方遣叛人馬世傑奉金帛。勾着宰等首。以拒我師。當是時。榆林馘明安台吉。虜切齒。套首。失兔傳調東西台吉。着力兔莊禿賴等。議誓。

納悶那顏

新長為那

領

姓吉房地

通號

通號

封賊納悶那顏。不令出邊。稍俟五六月馬肥大舉。
納悶者。物穴地似鼠。取不安之義也。獨切盡姚吉。
止勿存。着力兇。暗賊金帛。與打正。先引衆盜邊。而
我調延綏蘭靖兵稍集。李昫乃分發渡河。尅復各
營堡。廣武偽遊擊張大紀。大壩偽守備高天爵。俱
遁。十五日復棗園堡。靖虜叅將吳繼祖。擣中衛。勒
捕王虎來獻。石空寺亦下。獲偽守備何安。二十日。
於邵剛堡遇虜千餘騎。千總汪汝漢三矢殪三虜。
乃解。以次復玉泉營。凡先後收復營堡四十七。河

西唯鎮城爲賊據。後三日。總督移師小鹽池。拜聞。虜且至。屬土文秀許朝。分馳玉泉廣武迎虜。二十五日。着力兔打正等引控弦三千。馳金貴堡。二十七日。移鎮河堡。入屯演武塲。賊益括城中子女媚虜。至奉河東西地圖。虜聲言已與哮王子爲一家。拜文秀並辮髮胡服。糾虜攻玉泉急。二十九日。哮雲引着力兔攻平虜堡。叅將蕭如薰伏兵南關。佯敗。誘虜入伏。射雲死。併傷驍賊吳敖壩。虜遁走塞。因掠糧道。聲犯花馬池諸處。趙武等駐玉泉營。被

無所似
具文

初次攻城

抄書

虜因總督於四月二日移師花馬池。因撫切盡。姚
吉諭虜無助逆。急檄李响赴援。圍始解。响隨與原
任總兵牛秉忠督六路兵。於翼日抵鎮城下。是時
兵部尚書石星請獎死事梁琦馬承光。誅熊國臣
以激忠義。併發帑金二十萬兩犒士。設招降一營。
解脅從。而總兵時已擢董一奎。李蕡爲副。至是以
我所恃延鎮勁卒五千。牛秉忠老不任戰。蕡非衝
邊才。乃起麻貴。自謫戍代蕡。以貴勇且多蒼頭軍
也。李响等旣抵鎮城。賊於東北二門各出梟騎三

千搏戰。步卒列火車爲營。四月五日。我師衝鋒奪
火車百餘輛。追奔入湖。溺死賊無算。賊亦射延綏
副總兵王通。傷額。蒼頭軍高益等三人乘勝先登。
會榆林遊擊俞尚德兵逗畱被殺已。

上有詔。人給百金恤其家。翌日。許朝土文秀脅。

慶王及穆通政。隨僉事至東城土樓。乞暫罷兵。願
縛獻首惡。承恩於南城。遙謂我軍中都司李鯤曰。
吾父出萬死爲國捍虜。蒙恩至上將。撫臣股削。
激士怒。自取夷滅。吾父子勒部曲待命。當路不察。

結句
主意

反以爲罪。今首惡具在。乃不罪倡亂。罪戢亂。吾寧保此完城。結匈奴自全耳。因投詔勅城下。賊旣甘言求款。會軍中糗糧乏。遂假此休士近堡。總督乃日夜促芻餉。調延綏莊浪兵。而着力兇於十四日。擁三千騎。從花馬池西安定堡。擾我以牽東渡。大司馬上疏。請懸令。能擒嘯拜父子。世伯爵賞萬金。擒嘯雲土文秀。劉東賜許朝。世指揮使。賞五千金。賊黨得相擒斬除罪。給軍門空劄百會。順義王方禽史酋求款。請諭令約松套虜出邊。厚加給賞。

兩人上書
不及所許
六奇

上並報可。令軍中五日一奏聞。發問金五萬兩。大
軍資。而以總兵李如松督陝西討逆軍務。由宣大
濟師。御史梅國楨監軍事。國楨上書請戎服督戰。
先同宿將李成梁馳軍中。時已推朱正色撫寧夏。
而甘肅都御史葉夢熊上書願討賊。詔嘉夢熊
慷慨。令同督撫併力。先是總督已徵蘭靖榆林兵。
道回遠。所治舟筏。猝難辦。乃壁花馬池。俟軍至。卽
移靈州。靈州東有橫城。西有鳴沙州。濱河一葦可
渡。賊數窺伺。以在河南與寧夏相對也。太司馬則

謂下馬關距寧夏不四百里。慮賊由中衛據關窺固原。或由靈州窺慶陽。疏請陝西撫臣沈思孝移下馬關聲援。因移保定山陝河南各撫臣備潼關上皆可其奏。頃之延綏遊擊姜顯謨都司蕭如蕙甘州原任總兵張傑各軍並集。副總兵麻貴亦至。乃以二十一日進兵。復抵鎮城下。塹濠豎雲梯夾攻。賊迎敵多殺傷。又勾虜二千餘騎東擾橫城。焚芻茭。浮河掠秦壩等堡。東陽偵延綏榆林兵調征。益密賄酋婦黃台吉妻。縱男捨達大侄火落赤鐵。

雷掠舊安邊磚井堡以圖牽掣。二十七日麻貴中
秉忠與甘肅總兵劉承嗣計選百金之士七千人
結爲四營從西北攻。又二千四百人從東北夾攻。
賊亦以步兵五千執挨牌遮護騎兵乘之馳突。從
未至申獲級十六而承恩與東陽勒精騎同虜潛
伏漢延渠。鹵我糧餉二百餘車。是時總督從花馬
池還靈州亦被圍。賴援至得解。二十九日中夜麻
貴等乘大風縱火復以雲梯攻城。賊已先治滾木
壘石待擲火燃燒我兵千數益出賊截餉道時巡

撫朱正色與總兵董一奎並至靈州總督亦於五月四日抵州決策後三日我師見西關可擊微探柳稍蒲草及土脩墊馬道覺牛秉忠右股中流矢幾死承恩因率虜從唐渠攻一奎營以火藥燒柴草我師還休魏信堡而唘拜亦率虜以五百騎圍平虜堡急麻貴選精卒三百間道往援卻之十五日巡撫朱正色渡河督戰以

上命頒將士賞一軍踴躍賊聞詭請降以張傑賞總寧夏兵迎入城招安傑於二十四日單騎往竟

房中佐選
者力是爲
家

就繫賊亦先後縛送常達子等十人二十八日總
督檄叅政楊時寧同麻貴往橫城撫虜許朝恐黨
與日落好謂着力兎曰幸爲我主招撫後往受賞
也是時頓兵數月賊陽請撫陰勾虜衛恣逞無成
功而日本酋平秀吉方破朝鮮東方復洶洶大司
馬疏請宣諭虜王嚴約松套首回巢重懸賞格如
東西各部能縛獻俘拜父子賞二萬金封龍虎將
軍縛獻劉東暘許朝土文秀賞萬金封都指揮使
發問金十萬兩聽宣大督臣蕭大亨懸購御史蔣

春芳亦疏請厚市賞糜廩決黃河大壩水灌城城可立破也。

上乃賜總督魏學曾劄一申令違者立斬以徇御史孫琬奏總兵李昫上幕府功非實賊劫我糧草二百輛詔逮問已雖報免然軍中愈奮刻期殲賊矣六月六日都御史葉夢熊至靈州從甘州帶神砲火器四百車至更約法益徵苗兵會浙江都御史常居敬募浙兵千人模稜自辦詔嘉居敬忠義調赴寧夏於是分爲五軍董一奎攻其南牛

北絕公序
之始

秉忠攻其東。李昫攻其西。劉承嗣攻其北。而麻貴率游兵專待敵。叅將孟孝臣護糧草。於二十日並逼城下。李昫等自北門出戰。意親往勾虜。麻貴率叅將馬孔英。麻承詔等先登卻敵。逐拜入城。擒斬百十七。我師以砲箭燒城樓。城樓火起。以水滅之。先是拜與虜深相結。日夜從着酋帳中。便調度。至是入城。不敢復出。虜不得拜。亦不敢復渡河。深入二十二日。御史梅國楨提督李如松統遼東宣大山西兵。麇集軍聲益振。我師用布袋三萬盛土填。

集登城爲砲石擊卻二十五日都司李如樟夜半以雲梯暗上南城城上砲焚梯墜翌日遊擊龔子敬提苗兵攻南關如松乘勢欲擁上城城上箭砲多擊傷已窺我兵會食縋下奪梯牌益縱火是夜指揮趙承先武生張遐齡百戶姚欽約爲內間夜半四面並舉燒火城下兵趨上而樵樓火過蚤南火弗起城中果鼓噪大呼殺賊欽使遐齡縋城召城下兵城下兵行未中道還騎鎗錯承先去欽亟跳下城言城中人人欲殲賊也賊遂僇同事戚卿

等詐朝因欲開小南門逸見門外兵望嚴復返自是之後益嬰城守多以矢石狙擊更詭招安望虜救然城中糧久殫銳氣亦消耗矣七月二日許朝等至南關請總兵董一奎款語僉事隨府乘間携印同蒼頭從城躍下賊復縱執府繫獄翌日總督與都御史夢熊等決策水攻檄總兵劉承嗣大治堤十七日堤成長千七百丈決水水抵城下賊晝夜驚先是拜使養子克力蓋往調着力兔如松調知狀使裨將李寧追斬克力蓋等二十九級獲印

符令箭東賜承恩竟與着首奉黃金蟒繡致卜失
利日事急幸倖我徇靈州先止壁下馬關阻饒道
也居有頃虜在飛輓與矢刃合部落三萬先使
土昧料鐵雷等犯定邊小鹽池而打正以萬騎從
花馬池西沙湃入總督乃檄麻貴偵擊以牽打首
別遣董一元乘虛搗虜麻貴擊虜石溝旁虜稍挫
分趨下馬關及鳴沙州總督因令遊擊龔子敬提
苗兵八百堵沙湃口東趨定邊與董一元合亡何
董一元報搗土昧巢斬虜百三十餘級虜驚引去

而打正還至沙泮苗兵前扼虜爲虜圍十餘匝大潰。龔子敬亦陣歿。然廟竟以搗巢解散賊既絕援。我師益決大壩水。八月朔城外水深八九尺。是夜拜承恩東賜道小艇挖堤洩水。如松承嗣斬首十六級。生得一人。爲言城中乏穀。士盡食馬。馬餘五百騎。民食樹皮敗靴。死相屬。翌日城東西崩百餘丈。都司吳世顯參將齊保所治堤亦各崩二十丈。總督以賜劍斬吳世顯徇行間。來保以靈州功免。賊數山弁師過補堤。我師多斬獲。城中饑民擄賊。

求招安。十二日，解楚梅國楨檄賊以饑民報爲治錢穀。檄到三日，開關迎大兵入賑，竟不應。願亦數關入李剛堡會。

上念師老無功，給事中許子偉等劾總督學曾惑於招撫，詔罷秩以夢熊代。賜劍如之。是月十七日，新督臣任事，申令益肅。時諜知賊重賄勾虜承恩，東陽方從城上鳴砲，俟虜衝突。二十一日，着力鬼果以八百騎入鎮北堡，已又擁衆萬餘入李剛堡，分部渡河。李將軍如松乃大勒兵，遣裨將李

寧等馳赴黃硤口擊虜而以勁卒千餘身往策應。二十三日。至張亮堡。遇虜搏戰。自卯至巳。虜甚銳。如松劍斬縮胸二人。會麻貴李如樟等皆會。張左右翼夾攻。李寧手殪二虜。虜遂卻。追奔至賀蘭山。虜盡走出塞。我師捕斬凡百二十餘級。鹵獲駝馬無筭。乃移廟級示賊。賊爲短氣。九月三日。叅將楊文提浙兵至。已苗兵及莊浪兵至。大治臨衝船筏。刻日攻城。總督布魯魯中有能先登以城下。予萬金。後五日。水浸渠。城崩。南關居民開變。我師陽

調舟夜擊北關。承恩許朝果趨北關。舉戰而李如松、蕭如薰等潛以銳卒襲南關。雲梯攀緣而上。賊驚散。總督遂入勞苦。百總承恩見南關已下。則盡氣奪。乃急縋張傑下城。懸貸死。總督陽諾。益治攻具。先遣王機密以蠟書行間。已。關民李登執原給劄。潛諭時氏殺劉許。自贖。十六日。圍愈迫。東陽頓足嘆曰。遂至是耶。佯爲風疾。殺土文秀曰。好頭頸。毋令他人砍之。已。承恩與畢邪氣走。南關殺許朝。及其子許萬鍾。已。畢邪氣走。北關殺東陽。皆懸首。

然有持

城上。於是李如松、楊文等先登。蕭如薰、麻貴、劉嗣等繼之。大城悉定。北樓火起。李如樟馳往搜獲。寧夏巡撫關防并征西將軍印各一。而哱氏尚多擁蒼頭軍。是夕，總督下令，旦日不滅，哱氏以賜劍從事。十七日晨，承恩方馳南門謁梅御史出。叅將楊文執之。李如松等急提兵圍，哱拜家。哱拜方與牛秉忠飯。聞承恩擒秉忠，趨出。拜衆欲拒敵。如松給箭，令卸甲。拜倉皇縊。闔室自焚。李如樟部卒李世恩從火中斬拜首，生得拜中子承寵。義子哱洪。

大文秀弟王文德及何應時陳雷白鸞陳繼武總督夢熊巡撫朱正色御史梅國楨隨入城問慰宗室士庶寧夏平捷奏

上御門受賀

詔逮前總督學曾得免爲民已獲

與致承恩等獻俘冬十一月大司寇當承恩極刑承寵等駢斬長安市頒示天下及四夷君長詔

慰

慶藩復寧夏今年租王妃方氏不受汚薨逝

土窖中特

詔褒異從大司馬議逮夢熊右都御

史廕一子世錦衣正千戶朱正色右副都御史梅

國禎太僕少卿。各廕一子世錦。衣百戶。李如松。都督。廕一子世錦。衣指揮同知。以方征倭。特加保示酬。蕭如薰署都督同知。廕一子世錦。衣指揮僉事。各賜金幣。麻貴。劉承嗣。李如樟。楊文。牛秉忠等。加級有差。魏學曾以原官致仕。兵部尚書石星加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正千戶。而蕭如薰守半虜時。妻楊力贊。制勅旌獎尤異。數云。初議寧夏功。成封爵。後廷議不一。詔免行。俟後有戡亂大功。與封典合者。申明舉行。無使朝廷失信。以孤

報効之意。給事中曹大威等。劾穆來輔。隨府依違。
緹騎逮問。竟適邊。贈死事龔子敬都督僉事。歷一
子世正千戶。令朔方奉祀勿絕。久之。虜着力兎宰
僧。亦縛送叛人馬。世傑張敖霸等請市。宰僧卽打
正也。始塞上以夷丁敢戰。厚糈收養。寧鎮爲甚。而
哱氏父子與土文秀等。竝以降胡。握重兵。尾大不
掉。率致叛逆。議者以非我族類。久必多變。自今宜
用羈縻術分處。以哱氏爲鑒。先是拜任遊擊時。循
故例。得列名入衛。當事竟以降夷細之。此可謂有

徒薪之慮矣。

外史氏曰。甚矣。李氏父子之狡也。初發難。詭劉許以爲名。事成而居之。事不成。則二千夷丁。亦足制劉許死命。不失仇鉞之功。此實其本謀。方賊恣時。久稱。李帝劉王。迨劉許已就誅。李氏乃揚揚詡上賞。我將士誤信。懼飲其家。抑已疎矣。督臣曰。寧負殺降名。以絕禍本。善夫。寧夏大壩水。高西塔可數丈。其地勢西南。唐渠。東紅花渠。形如釜底。北西最下。水攻一決。李氏遂無噍類。而得筭乃在絕勾虜。

以余聞張亮堡之戰與守靈州平虜功豈不竝偉哉。

倭上

倭於島夷稱最。強黠自唐更號日本。附庸百餘。按
宋史。其國有五畿七道三島。稱王曰尊。其後以天
皇爲號。一姓傳繼。初於百濟國得中國文字。并傳
佛法。故浮海朝貢。皆僧云。洪武初。遣萊州府同知
趙秩奉 聖書。諭其王良懷入貢。已復寇瀕海諸
郡。潛師助丞相胡惟庸不執事。覺。
上著訓。世勿與通。命信國公湯和築城堡海上。
爲之備。永樂四年。以其王源道義有捕海寇功。

賜金印。封其鎮山碑而銘之。予勸令道寧波。十
年一貢。後竟貢寇無常。十九年。犯遼東。都督劉江
於金線島西北望海場設伏。殲其衆。遼海自是無
倭警。而東南至嘉靖歲苦倭。始鄞人朱綱充倭使
來貢。號宋素卿。大漁利去。尋與它使宗設仇殺。藉
死。絕貢者十七年。其後海上奸豪潛與倭市。巧爲
籠絡。倭不堪。遂深入浙直閩廣。巨酋陳東徐海寇
浙勢張甚。總督尚書胡宗憲以計剪覆之。并誅奸
商王直。江北閩廣以次蕩平。然倭前後躡內地。垂

十餘歲。東南亦鼎沸矣。萬曆壬辰。西夏方用兵。而倭大人朝鮮。數告急。朝鮮卽古高麗。與遼接壤。脩貢謹輿地。延袤六千里。三都八道。饒庶有華風。然承平久。懦不習鬪。其王李昫。溺于酒。而倭酋關白平秀吉。起人奴篡立。以梟傑雄六十六州。善用兵。朝鮮釜山。去日本野馬島不遠。向有倭戶流寓。往來互市。通婚媾。因間朝鮮弛備。壬辰四月。分遣巨酋行長。清正。義智。妖僧玄蘇。宗逸等。擁舟師數百艘。猝陷慶尚道。逼釜山鎮。五月。潛渡臨津。掠開城。

分陷豐德諸郡。朝鮮望風潰。王倉卒奔望京。令次子琿攝國事。奔平壤。已復走義州。願內屬。倭遂渡大同江。繞出平壤西界。當是時。朝鮮八道幾盡沒。王子就俘。倭旦暮渡鴨綠。則螯且中于遼。請援之。使趾相錯也。廷議以朝鮮屬國。爲我藩籬。必爭之地。遣行人薛藩諭其王。匡復。揚言天兵十萬已擐甲。方檄海外琉球暹羅諸國。搗倭穴。遼鎮先發遊擊史儒等。以偏師防義州。已遣遼陽副總兵祖承訓統兵三千餘渡鴨綠。七月十六日。抵安定。嚴兵

攻平壤時霖雨我師不諳地利馬奔逸入淖不可止爲倭擊盡殪史儒死之承訓僅以身免報至舉朝震動海上登萊天津旅順淮揚所在添募設防時西夏叛卒尚嬰城守兵部尚書石星度越江事倭且罷奔命募能入倭關說者於是游客沈惟敬請往宣諭以數騎走倭營刺情形歸報石大惑之會中朝蔣侍郎宋應昌經畧以員外郎劉黃裳主事表黃贊畫大司馬以惟敬可佐緩急題假遊擊赴軍前請金行間應昌以十月終抵山海關士

馬芻糧徵調未集。而大將軍李如松甫平西夏。亦未至軍。因謬借恤敬。庶倭西向。前所羽檄徵兵七萬餘。至者半。請置三軍。以副將李如栢將左。張世爵將右。而中軍則統於楊元。急趨遼陽。十二月初。李將軍已至軍中。

上憫東征將士寒苦。特發帑金十萬兩犒慰。且重懸賞格。而恤敬歸自倭。稱行長願退平壤迤西。以大同江爲界。李將軍策倭多詐。天方寒。我師利速戰。遂置惟敬標營於二十五日。誓師渡江。開歲癸

降漢大捷

已四日抵肅寧館。倭酋行長遣將吉兵霸三郎餘倭二十一人同通事張大膽來安定。聲迎沈惟敬。窺虛實。李將軍檄遊擊李寧生縛之。倭猝起格鬪。止獲吉酋三輩。李將軍按寧申令一軍股栗。六日抵平壤。度地形。東南竝臨江。西枕山陡立而迤北。牡丹臺高聳最要害。倭列拒馬地砲以待。遣南兵試其鋒。佯退。是夜倭襲李如栢營。擊卻之。李將軍因部勒諸將。諭無割級。攻圍止缺。東面屬遊擊吳惟忠攻牡丹峯。陰取西南。以倭易麗兵。令祖承訓

康征桐北
移生殿首
功

等偽効裝潛伏。八日黎明鼓行抵城下。倭砲矢如雨。軍稍卻。李將軍手戮一人。我師氣齊奮。聲震天。倭方輕南面爲麗兵。承訓等乃卸裝露明盔甲。倭急分兵拒堵。李將軍已督楊元等從小西門先登。李如栢等隨從大西門入。火藥竝發。赤烟蔽空。方戰酣時。吳惟忠中鉛洞胸。血殷踵。猶奮呼督戰。而李將軍坐騎斃於砲。易馬馳墮塹。鼻端出火。麾兵愈進。我師無不一當百。前隊貿首。後勁已踵突舞于堞。倭遂氣奪宵遁。凡得級千二百八十五。殲首

平壤王京
平壤

宗逸平秀忠平鎮信。餘死毒火。及從東城跳溺無
算。腥聞十里。真奇捷也。叅將李寧查大受等。率精
騎三千。前伏江東僻路。復獲級三百六十二。生擒
三倭。乘勝追襲。十九日。李如栢遂奪開城。得倭級
百六十五。朝鮮郡縣如平安。黃海。京畿。江源。四道。
並復。王歸平壤。惟咸鏡道爲倭酋清正拒守。聞開
城已破。則並奔王京。王京爲朝鮮都會。左江原。右
黃海。南全羅。東慶尚。咸鏡。忠清。爲之犄角。頗據有
天險。而我師旣連勝。有輕敵心。二十七日。去王京

九十里。李將軍引梟騎二千。前往踏勘。至碧蹄館。猝遇倭國數重。李將軍督將士殊死戰。從巳至午。一金甲倭前搏李將軍急。賴指揮李有昇以死護。刃數倭。竟中鈎墮。爲倭支解。李如栢、李寧等乃益遮擁夾擊。李如梅箭中金甲倭墜馬。會楊元援兵砍重圍入。倭遂潰。而我精銳亦多喪。天且雨。近王京平地俱稻畦。水解泥深。騎不得馳。倭背岳山面漢水。連珠布營。城中廣樹飛樓。鳥銃自穴中出。應時斃我師。乃退駐開城。二月十八日。諜王京倭工。

十萬。且聲開白揚帆入犯。經畧急檄劉綎陳璘水陸濟師。

上益發帑金二十萬兩佐軍興。李將軍分留李寧祖承訓等以萬衆駐開城。命楊元等軍平壤。扼大同江。接餉道。李如相等軍寶山諸處爲聲援。查大受等軍臨津。而身自東西調度。聞倭將平秀嘉據龍山倉。積粟可數十萬。密令查大受選死士從間道縱火焚蕩畧盡。倭乏食。三月三日於沿江得箭書。乃與沈惟敬申前款議。初我師捷平壤。鋒銳甚。

宋志中事
於會然無

廣晉三大後上

六

轉戰開城勢如破竹。全羅麗兵亦報獲級。不復問。
款及碧蹄敗。衄氣大索。久頓師絕域。海氣蒸濕。瘟
疫盛作。急圖休息。結局於是。惟敬款議始用。而倭
芻糗並燼。衆生惡瘡。聞我益發虎蹲等砲。及戰車。
列江上。聲日張。其首行長亦懲平壤之敗。有歸志。
惟敬舌端靡靡可聽。因得乘機。張翕而封貢之議。
自此起。經畧既得請於朝。赦不窮追。且得倭報。
惟敬書。乃益令遊擊周弘謨。全惟敬往。諭倭獻王。
京返王子。如約縱歸。倭果於四月十八日。奔王京。

宋志中事
於會然無

遁李將軍與經畧以翌日入。所餘米尚四萬餘包。芻豈稱是。因以大兵渡漢江。尾倭後。計乘間擊惰歸。而倭步步爲營。用分番迭法。以退。別將劉綎以兵五千趨尚州。鳥嶺。鳥嶺廣亘七十餘里。懸崖鑊削。中通一道如線。灌木叢雜。騎不得成列。倭尚拒險。而別將查大受。祖承訓等。由間道踰槐山。出鳥嶺後。倭大驚。前移駐釜山浦。築居屯種。爲久戍計。我師乃張疑兵。分遣劉綎。祖承訓等屯大丘忠州。檄調全羅水兵龜船。分布釜山海口。時倭已去。

征考

王京漢江以南千有餘里。朝鮮故土奄然還定。兵科右給事中侯慶遠謂我與倭何讐。爲屬國勤數道之師。以力爭平壤。以權收王京。挈兩都授之。存亡興滅。義聲赫海外矣。全師而歸。所獲實多。

所見亦是

慈謹撤兵

上乃諭朝鮮王還都王京。整師自守。我各鎮兵久疲海外。以次撤歸。經畧疏稱釜山雖瀕南海。猶朝鮮境。有如倭闖。我罷兵突入。再犯朝鮮。不支。前功且弃。考輿圖。朝鮮幅員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從正北長白山發脉。南跨全羅界。向西南止。日本

對馬諸島偏在東南與釜山對倭船止抵釜山鎖不能越全羅至西海蓋全羅地界直吐正南迤西與中朝對峙而東保薊遠與日本隔絕不通海道者以有朝鮮也關白之圖朝鮮意實在中國我救朝鮮非鄉隣關比朝鮮固則東保薊遠並無虞京師輦于太山矣今日撥兵協守爲第一策卽議撤宜少需時且俟倭盡歸量留防戍部覆南兵暫留分布朝鮮量簡精兵三千善後餘盡撤如前議六月廿日沈惟敬歸自釜山同倭酋小西飛

小西戎傳
引唐書如
安本一人
或上稱小
西戎或止
得應原心
去

又放第一

彈守來請款而倭隨犯咸安。晉州逼全羅。聲復漢江以南。以王京漢江爲界。李將軍計全羅饒沃。南原府尤其咽喉。乃命李平胡查大受扼南原。祖承訓。李寧移咸陽。劉繼移陝川。已倭果分犯。我師並有斬獲。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謂倭聚釜山。原祥退。誘中朝撤兵。圖漸逞。無故請貢。非人情。今猝犯晉州。情形悉露。宜節制征勦。遣鎮都御史趙燧。亦報款貢不可輕許。會七月十九日。倭從釜山移西生。送回王子陪臣。而我師久暴露。一聞撤勢。

難久羈。經畧乃請留戍全羅慶尚云。全慶二道在該國極南。慶尚稍東。全羅稍西。朝鮮稱曰二南。此倭犯必由之路。爲該國門戶。以眎王京平壤則堂奧也。兩道守則朝鮮安。而東保薊遼舉安。釜山遙接對馬。倭可乘舟復犯。亦宜區處。議留劉綎川兵五千。吳惟忠駱尚志南兵二千六百。合薊遼共萬六千人。聽劉綎分布慶尚之大丘慶州。全羅之南原雲峯諸路。仍咨國王募武健赴綎訓練。全羅諸道產炭鉄。宜教演火砲。併及時築壘濬溝。扼險其

世子光海君瑋頗英發。諭令居全慶間督師。劉綎特加禦倭總兵銜。吳惟忠等竝聽調度。各兵計餉月五萬金。朝鮮瘡痍未復。得量給衣鞋費。更請乘小西飛乞貢。緩期數月。延至春汛後。留戍已定。規進止。而本兵謂留兵萬六千。復轉餉。非策。劉綎以備倭副總兵量加府銜。卽部川兵五千。倡該國訓練。各餉稍節縮。責以供辦。或慮行長尚未歸巢。量益吳惟忠等南北各兵。待行長歸。議撤。遣鎮間卒三千。統以遊擊二員。於鳳凰城湯站等處防守。聽

先撤兵後
議封賞使
失濟後著

劉綎調取應援便。是時石司馬一意主款。議撤兵。省餉。而經畧以師老無成功。亦願借倭退弛擔。因謬依違其間。然策倭多詐。每陳兵難盡撤狀。陰事款。而諱言款局。奏揭前後異同。終無堅決。是歲八月。我師竟渡江歸各鎮。已得。

上諭本兵旨許封。不許貢。經畧乃遣沈惟敬復入倭營。促謝表。急圖完局。及部再議。併撤吳惟忠等兵。止留劉綎。益肘掣。遂與李如松並取回。以總督侍郎顧養謙代矣。甲午正月九日。養謙代于寧遠。

應昌猶刺刺大兵不可撤。總督乃傳檄留各兵止火器于朝鮮而南北將領吳惟忠等已先時西還。前請款倭將小西飛適留廣寧叩謁爲言請封及抵遼陽微聞關酋表文且至始主遵旨撤兵止草諭文縱所俘倭酋兵歸諭行長并遣遊擊周弘謨往疏得倭情甚悉。

上嘉養謙力主撤兵多膽畧已石司馬因朝鮮餉不給并議撤劉綎兵而總督疏請封貢竝許云沈惟敬初入倭卽言封貢倭以是退王京還王子屏

後朝

跡胥命。後因中朝無意許貢，遷就以報本兵。在我不宜中變，示倭無信。卽經畧應昌，嘗有終始講貢之說。貢道宜定寧波，關白宜封爲日本王，請擇才力武臣爲使，以惟敬從，諭行長部倭盡歸，與封貢如約。

原會

上命九卿科道會議。先是惟敬歸自倭營，卽有和親之說。詭云和好親密，儀制郎中何喬遠等忿請罷封。至是給事中林材叅督臣朋欺，御史唐一鵬叅李如松開封霧，而遼鎮都御史韓取善疏倭情。

未定。請封貢。竝絕。石司馬亦張皇。恐關白不能就。羈縻。是歲七月。宣平壤捷。會九月。朝鮮疏請許貢。保國。

上始切責群臣阻撓封貢。本兵不能主持。追褫御史郭實等詔。小西飛入朝。決計。時改總督侍郎孫鑛新受事。差件抵京。石司馬優遇如王公。小西飛等殊揚揚過關不下。既集多官面譯。要以三事。一勒倭盡歸巢。一既封不與貢。一誓毋犯朝鮮。竝無異意。以聞。

上復諭於左闕詳定語加周復大畧主請封如石
司馬旨時甲午十二月二十日也

上乃定封議命臨淮勲裔李宗城充正使副以都
指揮楊方亨同沈惟敬往明年乙未正月禮部議
日本原有王未諗存亡關白或另擬二字或卽以
所居島封之行長以下量授指揮銜賞賚有差

上竟准日本王號給金印行長准授都督僉事已
總督傳諭行長語枝梧且日本王見住山城有文
祿三年曆可証與小西飛稱國王爲信長所弑互

異乃與遼鎮都御史李化龍疏六可疑五可慮謂倭不識漢字恐中間兩相欺給請從禮部量封秀吉順化王罷遣沈惟敬增募水兵而清正素不服與白占行長不相能可用魯連諭燕將計時封使已發竟不從倭坐營陳雲鴻報熊川島倭船三十一號業起行歸巢石司馬遂信封事必可成及倭久羈觀望訛傳不一十一月始抵釜山延至西申正月沈惟敬詭云演禮同行長先渡海私奉秀吉端午聖善冠及地圖武經又驅壯馬可三百

南戈崖騎從。陰獻秀吉。娶阿里馬女。與倭合。宗城
統袴子。誅親從言倭巨測。四月三日。乘夜易服。奔
印勅道。遼撫鎮馳奏。併報惟敬就縛。

上逮問宗城議戰守。會副使楊方亨受惟敬誠。揭
倭情無變。改命科臣往。廷臣交章請罷封。

上責規避抗違。下御史曹學程于理。竟以方亨充
使。加沈惟敬神機營銜爲副。惟敬因得舞智揣摩。
巧完封局。弄司馬股掌矣。已。楊方亨報封竣。稱六
月十五。從釜山渡海。九月二日。於大坂受封。卽以

平野古小
五里亦開
更臣行大
望臣家康
手其想福
也

四日回和泉州。然倭責朝鮮王子不往謝留釜山。如故。謝表後時不發。方亨徒手歸。朝明年丁酉二月。沈惟敬續投表文。案驗潦草前折。用豐臣圖書。不奉正朔。無人臣禮。而寬奠副總兵馬。橫報清正業擁二百艘屯機張營。方亨始直吐顛末。委罪惟敬。并本兵前後手書進呈。

御覽而惟敬辱國。及本兵彌縫罪狀。奉旨勘如律云。初惟敬本一無賴石司馬。誤中其游說。借款息兵。意雖爲國。而堅於持議。遂讐通國之言。

藉口省餉盡撤戍兵欲倚小人舌端成功難矣封
使久羈亦稍稍疑數遣心腹偵探復飾詞迷復自
甘欺罔至欲媚

上以珍珠驚叛防東廠官校漏言此真老而天奪
其魄惟敬小人何所不至今早如遼督撫言罷遣
而劉綎吳惟忠等防戍不盡撤亦何至講張潰裂
也大臣謀國惟公與虛難矣哉蓋前後凡七年而
邢司馬奏殲倭海上